

在中國古籍中追尋菲律賓群島的影子

聶曉陽

去年的一天，我與一位菲律賓知識分子朋友聊天。他說，作為菲律賓人，他一直感到一個遺憾：沒有自己的文字與古史，歷史像是被霧蒙起來，僅能依稀看見輪廓。他問我，中國人怎樣看自己的過去？

我說，我們有甲骨文、鐘鼎文，有《詩經》《尚書》，可以一個字一個字地追溯先秦的點點滴滴。我的這位朋友感歎，要瞭解千年前的呂宋、蘇祿，只能翻看中國古書、或者等待考古出土的銅板、碑刻、斷瓦殘片。

我當時覺得，這種遺憾裡藏著一種悲傷，也藏著一種力量。悲傷是因為書寫與文字是文明的一種脈絡，是能夠把「我們是誰、從哪裡來、我們曾經做過什麼」的碎片串起來的線索；力量是因為，正是這種缺失，促使人去尋找、去重建、去珍惜那些殘存的記憶與斷篇。

我後來才知道，其實菲律賓並非完全沒有文字。在西班牙殖民之前，菲律賓群島上其實存在過本土文字體系，如巴雅拜因（Baybayin）等南島語族的音節文字。它們主要用于書寫詩歌、信件或宗教咒文，但由於材料多用樹葉、竹筒或樹皮，難以長期保存，加上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史官與典籍傳統，所以留存至今的原始文獻極為有限。

菲律賓能夠證明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，是公元九世紀的《拉古銅板銘文》（Laguna Copperplate Inscription），那是菲律賓進入「有文字記載歷史」的起點。那是一塊用古爪哇文字刻下了債務清償的契約，說明當時菲律賓群島早已融入區域文明的往來之中。

然而，隨著16世紀西班牙人到來，本土文字逐漸被壓制和取代。殖民當局鼓勵使用拉丁字母，並通過教會與學校推行西班牙語和基督教文本，原有的書寫系統慢慢邊緣化。許多口頭傳統和地方記憶沒有被完整記錄下來，而是被西班牙文士和傳教士按照殖民視角改寫。殖民統治不僅帶來了新的文字，也重寫了菲律賓的歷史書寫方式，使得人們在回望過去時，常常只能透過外來者的筆觸或中國、日本等鄰國的古籍片段，來追尋自己的遠古蹤跡。

因此，菲律賓的文字歷史與殖民史緊密相連：一方面，它在本土文字消逝中失去了一部分原初的記憶；另一方面，也通過殖民文字被納入全球文獻體系。今天，當菲律賓學者和民眾試圖拼接自己的歷史時，那些零散的銅板銘文、民間史詩、海外古籍中的片段，就像散落在時空中的碎鏡子，折射出他們曾經鮮活的世界。

那次和當地朋友聊天後，我便留意中國古籍裡的那些關於菲律賓群島的記載：《諸蕃志》《島夷志略》《東西洋考》……讀其中麻逸種種、三嶼風貌、蘇祿珍珠、蒲哩嚕礁石。我發現，這些記載雖珍貴，卻也確實有限：地理概念模糊，音譯名前後不一，僅有片段的物產、風俗、人的描寫，卻沒有當地自己書寫的史詩、年譜、王朝連續的書面檔案。

在南宋趙汝適的《諸蕃志》中，「麻逸」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名字。書裡說，那裡「屋聚千餘戶，借溪而居」，意思是：人們沿著溪水密集而居，成千上百的房屋依水而築。溪流既是飲水之源，也是天然的交通線。這裡的寶物，主要是珠子、玳瑁、貝類——在宋代的海外貿易中，這些東西極為珍貴，常常作為貢品或者奢侈品流入中國與更遠的市場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書中描繪了商貿的場景：外國商船駛來，卻並不敢輕易登岸，而是停泊在水面上，擊鼓招來島人小舟來往送貨。有時，小舟上的某個人要留下抵押物，以證明會回來繼續完成交易。這種「留質以保」的方式，既反映了海上貿易的不確定與風險，也顯示了當時人們構建信任的智慧。交易過程簡陋卻充滿人情意味——沒有契約文本，卻靠質押和信譽維繫。

到了元代汪大淵所著《島夷志略》，我們讀到的名字變得更清晰：「呂宋」「蘇祿」「蒲哩嚕」。這些地名至今仍能在現代菲律賓地圖上找到回聲。汪大淵的文字裡，除了地點，還增添了更多關於人和風俗的描寫。比如說，當地人「勇健善戰」，尤其擅長海戰。這並不只是誇飾，而是和地理環境緊密相連。生活在島嶼之間，乘舟航海是生存的必需，守衛家園或爭奪資源，便造就了這樣的民族性格。

他們的貿易依舊以珍珠、玳瑁為主，但汪大淵筆下的細節更像是旅行者的印象記。你能感受到，他不是羅列賬本，而是在試圖描繪一個活生生的地方：勇敢的人、明亮的珠子、閃著光的玳瑁甲殼，還有海風吹拂下的交易場景。這讓我們離這些遙遠的島嶼稍微近了一點。

明代張燾的《東西洋考》，再一次讓這些名字顯得更為明確與莊重。書中寫「呂宋國」「蘇祿國」，不僅僅是地名，而是賦予了政治上的身份與地位。它們不再只是模糊的貿易據點，而是「國」的形象出現在明人的地圖與認知中。

書中仍然提及物產：珍珠、玳瑁、香料、貝類……也仍然描寫民族風俗：勇敢、

尚武、善于海上生活。但在「國」的框架下，這些地方不僅是商品的來源地，更是與中國往來、可能締結關係的「國家」。換句話說，菲律賓群島的人和土地，逐漸被放進一個更宏觀的世界敘事之中。

這三本書裡留下的，都是零碎的片段：幾句關於貿易的描述，一段對民俗的印象，一串陌生的地名。它們並不是群島之人自己寫下的，但卻在外部的記錄中，保存了一種屬於群島的形象。一個依溪而居、以小舟往返的社會；一個尚武而善戰的民族；一個產出珍珠與玳瑁、以此與世界交換的海島世界。

這些記載或許簡略，卻有振奮人心的力量。它們證明，在漫長的海上絲綢之路中，菲律賓群島並不是孤立的，而是被看見、被書寫、被納入世界交流的格局中。哪怕只是中國文人的筆記、航海家的隨錄，它們依然承載著一個民族在外人眼中的初始影像。而今，當菲律賓人回望過去時，這些片段便像散落在沙灘上的貝殼——不完整，卻閃爍著光澤，提醒人們，那些被風浪掩埋的歷史，依然屬於自己。

我想，如果中國人不能讀到先秦那些諸侯互爭、春秋筆法、詩歌典故，這將會怎樣？那將是不完整的民族記憶。我們或許不能完全理解周公、管仲、屈原那些人的思想；我們會缺少認同感、缺少腳下根基。

菲律賓的情況恰似其境：他們有過自己的文字體系，也曾記載過早期政治與社會組織的存在，但現在都已稱為過於零散的痕跡，不像中國有完整的歷史傳承，有年譜，有典章制度的書寫；菲律賓的文字記錄更像是一幅被撕裂的壁畫，斷掉了中間與下端的部分，有圖案、有色彩、有光影，但不能完整地讀懂。

如果非要安慰當地朋友的話，也可以這麼看待：文字與史書固然重要，但文化並不在於書寫裡。口述歷史、族群語言、民謠、舞蹈、織物、刺青、造船傳統、漆器、紋身、珠飾……這些都是文明的表達，是歷史在身體與物質裡的記憶。

而近年來，有些努力正在進行：考古發掘 Laguna 銅板，研究 Baybayin 與其他傳統文字的復興；當地學者也在搜集口述史，把星象、歌謠、家譜、地名的傳說一個一個拼起來；歷史學者也在研究中國古籍、阿拉伯文獻、馬來文獻中關於群島與海上貿易的片段，試圖從外來記載與本土線索的縫隙裡重建群島的歷史圖景。

我們應該為自己豐富的歷史典籍而感到幸運。菲律賓朋友所感受到的遺憾，是一種真實的歷史缺席，也是一種提醒：文明不止在強者之手，也在被遺忘之處。願那些殘存的 Baybayin 字母、那些散見於宋元明古籍的音譯地名、那些古銅板上的刻文，能一點點被發現、被讀懂、被認同。也願那些遺失的部分，因為人們的努力，而不至於永遠成為風中的塵埃。

【附記】碎鏡子裡的文字與歷史

公元九百年左右，一塊小小的金屬在拉古納湖畔留下了閃爍的字跡——這就是今天人們稱為 Laguna Copperplate Inscription 的銅板文書。上面的文字並非中文，也非拉丁字母，而是一種與爪哇、蘇門答臘相通的古馬來文字體系。它記載了一樁債務的解除，提到地方官員與地名。寥寥幾行，卻讓我們知道，在西班牙人尚未出現的幾個世紀前，菲律賓已經在書寫，在契約，在法律的軌道上運作。



這塊銅板，就像一面從塵土裡撿起的鏡子，映出群島曾經的文明秩序。

後來，群島的許多民族創造或使用過一種叫 Baybayin 的文字。它優美、曲折，常以音節為單位，把聲音化為線條。西班牙殖民者到來時，仍有許多菲律賓人能用這種文字寫信、刻字。只是，當新宗教、新制度、新教育壓下去，Baybayin 被逐漸邊緣化，最終幾乎消失在日常生活之外。

可是，那些彎曲的符號並沒有徹底沉沒。它們偶爾出現在古老的手稿裡，刻在竹簡上，也藏在遠方的檔案館。今天，它們被重新拿出來，印在T恤、紋身、標誌裡。彷彿沉睡的河流再度泛起漣漪。

與此同時，關於菲律賓的書寫，還藏在他者的筆下。宋代的《諸蕃志》裡記載的「麻逸」，元代《島夷志略》裡寫到的「蘇祿」，明代《東西洋考》裡終於出現的「呂宋」之名，這些儘管不是菲律賓人親手寫下的文字，卻是世界記住菲律賓的方式之一。它們像外來的鏡片，斑駁、扭曲，卻仍折射出群島的輪廓。書寫並不僅僅是筆墨，它還可能是口中的歌，是身上的紋。菲律賓群島的許多民族，世代以口述來傳遞族群的歷史：英雄的事跡、遷徙的歌謠、天體的啟事。文身、雕刻、織物的紋樣，也是一種符號的語言，把祖先的記憶保存在身體與物件上。如果文字是一種「書」，那麼這些歌與紋，就是活的檔案。

今天的菲律賓人，若想找尋自己的過去，往往要在多處拾起碎片：在考古發掘的銅板上找到政治的印記；在古老的 Baybayin 字母裡看到語言的韻律；在中國、阿拉伯、歐洲的書裡看到自己曾是怎樣的「他者」；在口述與歌謠中聽見祖先的呼吸。

這些碎片合起來，並不是一面光亮無缺的鏡子，而是一幅拼貼的影像。它提醒人們，歷史並非單一的長卷，而是多重的紋理；文明不是自給自足的封閉體系，而是交流、遺忘與重建的交錯。

當菲律賓朋友說起「遺憾沒有自己的文字」時，我想告訴他：你們的文字並未消失，它只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。它曾經寫在銅板上，刻在竹片裡，唱在歌聲中，紋在皮膚上，漂進外國古籍裡。

歷史不是只有連續的長卷才算完整，歷史也可以是一片一片碎鏡子，當你願意去拼，它就能亮起屬於你們的影像。

學生時代那些快樂的集會時光，只能回味；現在，大家都在自己的天地裡忙碌著無暇他顧。清靈的話，讓菲妮感同身受。末了，她還是開玩笑地說道：「你老不大了，堪稱是泉州城裡最後一個六零後的剩女了……」

菲妮岔開話題，恭喜老同學連升三級，她毫不諱言地說：「蒙其公婆的庇佑，她現在已經升任外貿局的副局了。」蓮子直言，那是個很有「錢」途的職位啊，有你有這棵大樹罩著，我們的生意不開花結果都難啊！

清靈一直把她倆載到了家門口，還下車來同中燴和雲姨打了招呼後才告辭；清靈和蓮子的父親已經在顏宅靜候多時。大家相見後像過年似地噓寒問暖，直呼真正的華僑回來了！他們的熱情，讓菲妮和蓮子感受到了厚遇和熱捧；蓮子的父母在臨別時說：今晚上，將在「東街酒店」裡聚一聚，已經預定一桌了。

他們一走，菲妮便隨父母到後院去看矗立於老宅後面的小洋樓；跟祖厝一樣坐西朝東，同不遠處坐北朝南的洪宅小洋樓遙相呼應。走進自家小樓的底層，像設計圖規劃的那樣——會客廳、客人房、餐廳、廚房、盥洗室和儲藏間全實體化了，且裝修得簡潔高雅。雲姨說：「裝修費花去你父親的大半積蓄」；樓下的房間全用上了，樓上則是菲妮一人的天下，這是大家都喜聞樂見的。雲姨問菲妮：「你什麼時候搬到二樓住？」菲妮說：「4月中旬便返菲開店，不用興師動眾了，上房也住得挺習慣。」

小洋樓的房間光線好，走動方便，但父親的臥室和書房仍在老房子裡。只有來了客人，才引到小樓的客廳去坐，聽來客對女兒的一番褒揚是他最開心的事。

從小樓裡出來後，便來到了書房，菲妮對父親說：「我已經辭職了，要下海經商。」她的話把父親嚇了一跳，趕緊問：「真的嗎？」「是真的！」看到他露出了驚訝的神情，便說道：「教師這碗飯是不容易捧的。除了我在家書中說到的艱難外；年老了，學校往往不續簽合同，又沒有退休金，有的老師甚至流落街頭淪為乞丐……」父親立馬理解了女兒的決定。反問道：「有本錢嗎？」「沒有，準備從合辦公司做起，清源出資、出錢，我和蓮子出力。」既然你們已經下定決心，那我的贈言是一一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」這句話菲妮在書中和生活中無數次地看到和聽



到，可今天出自父親的口，讓她感到尤其的深刻。便應道：「你放心好了，我會謹記於心的！」

邁入闊別四年的臥室。書櫃裡的青瓷鴛鴦並列擺著，衣櫃裡「與龍共舞」的圍巾，以及床對面牆上的《白馬望歸途》的畫作——瞬間掀起了菲妮的情感波瀾和想起了多凱的好！要是能同他攜手走在一起，正是人生一大幸事！可因為雲姨的嚼舌，以致現在物事人非。在菲妮的交友上，她始終在有意無意地幹著缺德的事。菲妮在暗自暗物思人和心傷時，小弟菲龍進來了，欲言又止似地靜坐著。菲妮親熱地對他說：「小弟，你見過多凱和他的父母嗎？」「見過，很通情達理的一家人。」菲妮因此對他耳語道：「你對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保密的。我想知道他來我們家後，雲姨對他父母說了些什麼？」菲龍也心領神會地低聲道：「老媽說你到了國外變得很現實，崇洋媚外向『錢』看了；有心儀的對象不會吃回頭草了，更不會去找一個畫畫的人；還說你一直把他當做弟弟看；並說，得正視現實，不要相互耽誤個人的終身大事……」菲龍的話，惹出了菲妮一行苦澀的淚水來。

雲姨處心積慮地要讓菲妮在菲律賓紮根，找個華僑或華裔嫁了，幸福與否不在她的考慮之內；但菲妮可不是一個任人擺佈和沒主見的人，又攝於中燴的威形。

